

明末清初传教士对妇女的宣教

周萍萍

(南京大学,江苏 南京 210093)

关键词:明末清初;信教妇女;妇道;贞女会

摘要:明末清初,天主教传入我国,并大力劝化世人信奉之。但因中国风俗的特殊性,如“男女授受不亲”等礼仪,给传教士劝化妇女入教时带来重重障碍,传教士与信教妇女均遭到时人的谩骂与攻击。然而尽管这样,仍有不少妇女冲破阻力,大胆信教,这在当时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

中图分类号:D922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2)06-0029-06

Preachings among Chinese Women by Missionaries of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Periods

ZHOU Ping-ping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Jiangsu Province, China)

Key words: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periods; women believing in god; female virtues; association of women chastity

Abstract: Catholicism spread in China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periods. But the particularity of Chinese customs, for example, the rule of “no physical contact between a man and a woman except between man and wife”, carried one barrier after another to those women who wanted to be a Catholic. Both missionaries and those women were cursed. However, lots of women smashed the bonds of tradition and believed in God. This exerted some influence over the Chinese society of the time.

明末以后,基督教再次传入中国,^①但因传统习俗对中国妇女的束缚,使传教士在给妇女传教时遇到种种困难。面对这种情形,传教士们仍努力使传教工作能在妇女中展开。但同时,也因部分妇女信教,对当时社会产生一定影响,传教士与信教妇女均遭到时人的攻击。因此,本文拟就明末清初,传教士们向中国妇女传教时遇到的困难及妇女信教情况作一番描述与分析。

一、传教士向妇女传教遇到的困难

明朝末年,被誉为近代来华传教先驱的利

玛竇(Matteo Ricci)历经艰难,成功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后,天主教传教士相继来华,他们对劝化这一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既充满憧憬,又满怀信心。然而,在实际传教的过程中,他们却发现事情并不象他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中国人固有的思维方式,使他们感到在华传教筚路蓝缕,尤其是向妇女传教,更是困难重重。

中国妇女一般都幽闭在家,传教士根本无法接触到她们。那时,中国理学盛行,对女性在道德规范方面的要求特别严格,不仅要妇女

作者简介:周萍萍(1972—),女,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①奉耶稣基督为救世主的各教派统称。包括天主教、正教、新教和其他一些小教派。16世纪时(明朝末年),传入中国的为天主教。

做到贞静、幽闲、端庄,而且更强调“三从之训,内外之别”,妇女即使出门,也要坐在遮严的轿子里,以防别人看见。因此,当传教士踏上中国的土地,就惊奇地发现市内很少见到女性。

街上看不到一个妇女,哪怕上了年纪的也不外出,公开露面的妇女终生受谴责。男人也不许到女人家去访问她们。^{[1](P37)}

中国妇女差不多是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几乎不与除至亲外的任何男人打交道。这就给以“招万民为徒”的传教士出了个大大的难题:既然无法接触到妇女,那怎么向她们传教并劝化之?

较早在华传教的意大利籍神父利玛窦,在尚未完全了解中国人文的情况下,一直是以“髡首坦肩”的僧人面貌与人交往,一度被误以为和尚,众人称之为西僧,称其所建教堂为寺。“(礼拜)至期,男女分投诸寺,长跪听僧言说。”^[2]倘若没有别人的指点,传教士们一直以这样的装束在中国生活下去,或许可以更容易接近妇女,向她们传播福音。

按照中国习俗,妇女是可以进寺庙尼庵的,和尚是唯一可以不受“男女授受不亲”这一规矩制约的人群。但是传教士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当他们发现在中国僧人的地位十分低下,为人所看不起时,便毅然脱下僧袍,留起发须,穿上儒服,以儒士身份出现在众人面前。神父们既然选择了儒教士大夫们的地位,实际上也就断绝了他们与女子的交往。

无奈,利玛窦等传教士只好寻求补救的办法,他们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两全之策,即首先发展了个别男教徒,再通过男教徒发展女教徒。一般是丈夫信教后劝妻子和母亲等人信教。有了女教徒,然后由女教徒发展新女教徒,女教徒不与男教徒同堂过宗教生活。^{[3](P17)}沙守信(Chavagnac)神父记载道:

传教士们无法向中国的夫人们传教,必须先让她们的丈夫入教,由丈夫向妻子传道,或者由丈夫允许某个女基督徒上门传教。^{[4](P22)}

这样,总算成功地解决了如何劝化女子入

教的问题。但随后神父们又遇到了新的难题,即女子入教后,该如何过宗教生活呢?欧洲的教堂是男女共享的,但中国风俗,男女间不相闻问,即使她们入了教,仍不能和男人们一样去教堂。而且女子们从头到足,均穿戴严实,连笑都不能露齿,这让西洋教士们感到很为难。

中国的女人们天生羞怯拘谨,她们几乎不敢在一个男人面前露面,更不用说对一个外国男人说话,听他的教导了。^{[5](P209)}

因此,传教士们决定了施行圣事时,一定要小心谨慎,在允许的范围也可以适当做些变更。首先,随着入教妇女人数的不断增加,教士们开始为女性专设小堂,普通老百姓妇女基督徒一年去两次教堂(过分抛头露面只会有损于教会),在那里,传教士隔着栅栏向妇女传教。其次,行圣事时,只带领一名孩童进堂辅祭,其他男子一概不许入内。有时为避嫌,就让中国修士代为授洗。再次,为避免妇女的尴尬,传教士们举行涂油仪式是用镊子夹着棉花,而不按教规用拇指涂油,临终抹圣油,妇女腰部和足底可以不抹,听妇女告解(忏悔)时,用帷幕两两隔开,使传教士与妇女不直接面对。最后,为解决言语的不通(中国妇女一般只会说方言,而一些传教士只会说官话),妇女们可以先向她的儿子袒露罪孽,再由她儿子转告忏悔神父,儿子再将神父的建议和教诲传达给她。

由此可见,传教士们为达到向中国妇女传教的目的,可谓用心良苦。他们一方面小心翼翼地极力扫除妇女信教的障碍,一方面又与妇女保持一定距离,尽量不与中国传统要求相背离,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但尽管如此,淋油洒水,男女杂会,仍为时人所诟病:

传教士们自谓绝淫不娶,而以领圣水之妄说,诱彼愚夫愚妇私行秽鄙。^[6]

公然淋妇女之水,而瓜嫌不避,几沦中国以夷狄之;教中默置淫药,以妇女入教为取信,以点乳按秘为皈依,以互相换淫为了姻缘,示之邪术以信其心,使死而不悔。^{[7](P17,34)}

正如前面所述,在中国,从社会的上层到下层,对于女子混入男子之中都持异议,均认为是

伤风败俗和寡义廉耻的表现,甚至连亲人都蒙羞,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做人。因此,与中国风俗相悖的男女混杂,自然被视为异端和洪水猛兽,成为反教人士攻击的最佳武器。他们见“男女同处一室”,理所当然认定是传教士们用幻术诡行在引诱妇女,使其变成淫妇荡娃,因而对基督教在中国的流传恨之入骨。他们认为传教士们航海东来,就是为蛊惑百姓、离散家庭、败坏淳厚民风,使得“堂堂中国,鼓惑于夷邪,处处流毒,行且亿万世受殃。”¹⁸(P30)因此极尽鞭鞑辱骂之能事。而实际上,西洋教士们自幼立志信奉基督,终生不结婚不做官,不远万里来华,只求劝更多的人归信耶稣基督。其劝人戒淫,又谈何诱淫良家妇女?其发誓不做官,又怎能影响中国政局?

二、信教妇女的阶层和动机

尽管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时时受到阻挠,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发展。自利玛窦1583年在广东肇庆为中国第一个信徒施洗后,信教人数每年都在增加。到1610年利玛窦去世时,中国已有信徒大约2500人。而1664年,耶稣会士来华后才80年,教士们向欧洲报告说,包含最远的省份,教友共计248,180人,平均每年增加新教友7,000余名。这在一个儒教、佛教势力已根深蒂固的东方大国,是相当不容易的,而这中间,有相当一部分是妇女信教者,这从士大夫们对它的极力攻击与谩骂中也可获知。

中国妇女一般感情细腻、天性善良淳朴,婚后多是相夫教子,因此需要有神灵来保佑、庇护一家的平安与幸福,因而宗教很容易渗透到她们的心灵深处,也就比男子更容易接受信仰,且大多信教后,比男子更加诚笃。最初,神父们以为妇女入教可能在中国不太可行,因为她们闭居的生活习惯几乎使她们与世隔绝,中国的“妇道”似乎也向她们关闭了所有皈依入教的道路。但在基督教的实际传播过程中,闭居反倒为她们的修身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传教士们丝毫不怀疑她们能习惯于修道院生活。而且尽管中国妇女厌恶被人触摸,但她们对于任何的仪式,甚至是涂油礼都没表示任何

的不愉快。上至皇族显贵妇女,下到穷苦无依妇女,均有信从天主教者。

当时,传教士们尽管能进出皇宫,但无法接触到皇室妇女。这样,向皇宫妇女传教的重任就落在了宦官的身上。也正因此,传教士们逐渐与宦官建立了良好关系,其中有不少宦官感于基督教义,开始信奉天主教,并成了传教士们劝化宫中妇女入教的好助手。德国人魏特著《汤若望传》中记载一位王姓宦官,其受洗后圣名为若瑟(Joseph)。

“汤若望向他授以劝化宫中妇女入教的使命,付以他向宫中妇女施行洗礼之权,令他向她们宣示教义,并且来回转递教士与宫中妇女之间的函件。”¹⁹(P182)

结果经他之手入教者有三人居后妃之位,教名为阿加特(Agathe)、烈纳(Helene)和西奥多拉(Theodora)。但劝化皇族妇女入教贡献最大的当为太监庞天寿(教名亚基楼),他可以自由出入宫廷,便把天主教和传教士们介绍给皇家。在1636年,已有七八十个皇族命妇领洗奉了教,到1648年,明室将亡时,在庞天寿和瞿安德(Andre Koffler)的劝化之下,永历帝的嫡母王太后、生母马太后及帝后王皇后均受洗入教,王皇太后还分别写有呈教宗和耶稣会总会长的书信:

窃念烈纳本中国女子,忝处皇宫,惟知阃中之礼,未谙域外之教。赖有耶稣会士瞿纱微在我皇朝,敷扬圣教,传闻自外,予始知之,遂而信心,敬领圣洗……伏乞圣父向天主前,怜我等罪人,去世之时,赐罪罚全赦!更望圣父与圣而公一教之会,求天主,保佑我国中兴太平……

予处宫中,远闻天主之教,倾心既久,幸遇尊会之士瞿纱微,遂领圣洗,领圣水,阅三年矣。今祈尊师神父并尊会之友,在天主前祈保我国中兴太平,俾我大明第十八帝、太祖第十二世孙,主臣等悉知敬真主耶稣……¹¹⁰(P295-297)

若说明末皇室妇女之所以多人信教,或许是缘于其一片真心,但也不排除危难之际,其诚心的目的是为求耶稣基督保佑大明江山永固,不落他手。不过清代亦有皇室妇女诚心向教者,

如苏努亲王家，福晋们多人信教，她们即使在因信教而获罪遭流放并受尽磨难时，也无怨无悔，不愿背教，更不愿被送给非基督徒，或送给蒙古人做奴隶，足见信仰之坚。

至于中下层妇女信教，原因很多，她们或因家庭的传承，代代信教，如明末著名信教之人徐光启相国的孙女许太夫人甘弟大，自幼听母亲教训，恭敬天主与救灵魂诸事。^{[11](P64)}其长子许缙曾由于任按察使而必须巡视数省，甘弟大利用这种机会陪同他，从而摆脱了普通女子的那种封闭生活，开设教区，建造圣堂，传扬教义于各地。她还让神父们编写神修小论著，发给那些不能轻易走出家门的女子，使基督教义能在她们中也得到更多的传播。其堪为在华天主教活动的楷模，被誉为“古今罕见，中国圣教独一无二之女士”。^{[12](P124)}

另外，有些妇女信教是因为病重无望，气息奄奄，偶然接触到基督教，受洗后很快就痊愈了。如《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就有很好的例子：一位太太和其儿媳，久病不愈，领洗当天，病却好了；还有位妇女，怀孕十个月却生不出孩子，奉教后，在第十六个月顺利生了个充满活动力的孩子。当然，《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更多提及的是患瘕病的妇女（时人所说的魔鬼附体），她们总是先求佛问道，在毫无起色的情况下，才借助于基督教，治好病后立即砸碎所有偶像，全家受洗。

还有些妇女信教是因为丈夫宠爱小妾，她们在家庭中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无法忍受，通过信教而希望天主显灵，给她以慰藉。《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提到一位贵妇赵太太，因受丈夫冷落，境遇凄楚而准备自杀，却因接触到基督教而感到从未有的宁静，立即恢复正常，于是只考虑以后灵魂得救，而不为俗事所扰。^{[13](P28-29, 64)}

还有些信教女子，则是从小就被传教士收养的弃婴，她们长大成人后，循着基督教所宣扬的“独身可以更加拉近上帝，从而使自己及其周围的男性都受益”^{[14](P261)}的观点，要么去给信奉基督教的太太做仆人，要么进修道院工

作。

总之，不管是何原因入教的妇女，一旦信教后，往往表现比男性还坚贞、还热心奉教，即使在教难中，也能恪守自己的信仰。如南京教案中，在教之妇女，聚其所得之工资送狱中，以济最苦之教徒。^{[15](P91)}苏州教案中，仇教者以妇女弱质，不难强之背教，乃以教中圣像置地上，命诸在教妇女以足踏之。诸妇女反向圣像围拜，刑者以杖击诸妇女足，仍忍痛礼拜如故。^{[16](P735)}

需要指出的是，在宗教团体中活动积极的女性，有不少是寡妇或独身女子。如雍正十年宫中朱批奏折云：“又女天主堂八处：清水濠女堂主顺德人谈氏、刘氏，引诱入教妇女约四百余人……东朗头、监步两堂女堂主俱顺德孀妇梁氏掌管，引诱入教妇女约六百余人；西门外变名圣母堂主顺德孀妇何氏，引诱入教妇女约二百余人；小兆门内火药局前女堂主顺德孀妇苏氏，引诱入教妇女二百余人；河南浚口女堂主南海人唐琼章妻戴氏，同堂孀妇卢氏、唐氏，引诱入教妇女约三百余人。”^{[17](P170-171)}八处天主堂中即有孀妇5人为领导，足见其热心。究其原因，多为孀妇们因丈夫早逝，她们既精神寂寥，又无家庭累赘，因此有时间有精力来从事宣教工作。她们在集体礼拜中会感到精神充实，而且积极参加宗教社团也可弥补其与社会、亲属联系的不足，达到情感上的慰藉。

三、妇女信教的影响

明末清初妇女大胆信教，可以说是对压抑中国女性的封建礼教的无声抗争与挑战。因为在宗法社会中，“家庭的奴役和专制的统治总是相辅而行的”^{[18](P265)}男尊女卑思想的盛行，必会导致女性遭受凌辱与歧视。数千年来，“三从四德”、“三纲五常”象大山一样压的中国女性透不过气来，但是明末清初传入的基督教，却如一股涌动的暗流，在一定范围内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影响。

1. 促进了一夫一妇制。传教士们在传教过程中反复宣扬西欧的一夫一妇制，即只允许娶一个妻子，禁止离婚，哪怕没有子女，也不得离婚，这给中国人带来崭新的婚姻视角，至少在信

徒中必须严格遵守。因为传教士们严守只有一个妻子的人才可入教,不少达官贵人、上层知识分子尽管仰慕基督教义,却被拒于领洗门外。

明末被称为“中国基督教三柱石”之一的杨廷筠,受天主教教义感化,准备入教,却因其有小妾而被告知不能受洗,其不由喟叹,谓之藻曰:“泰西先生奇甚,仆以御使事先生,诘不能容吾一妾耶!”之藻叹曰:“惟其如是,乃可以挽颓俗。”廷筠感悟,终屏妾异处而受洗焉,时年五十五矣。^{[19](P73)}利类思(Louis Baglio)、安文思(Gabriel)四川开教时,给张献忠的岳丈一家授洗,老岳丈又引己女认识天主,此女虽切愿领洗,却因不为献忠正妻之故,未得领洗之恩。^{[20](P36)}说明传教士们虽然遵循利玛窦的学术传教路线,极力劝化上层人士入教,却不以人的地位高下而分别对待,只要是信徒,都得恪守教义。这对一夫一妇制在中国的实现起了一种示范和推动作用,间接保护了妇女权益。

2. 树立平等的观念。“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上下尊卑关系是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所宣扬的,十分严格。但是基督教的教义却宣扬信教之人均是兄弟姐妹,打破了等级观念,无怪乎反教之人骂之为“败伦蔑理,颠倒纲常”。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正是信教之人相互间平等互助才会被认为是“有违常理”。《利玛窦中国札记》载:

有三个信教的贵族妇女,听说有个邻居也是基督徒,便邀请她参加她们的聚会,并毫不在意这位邻居是属于下层百姓。而中国的贵族是不习惯跟她们交往的。事实上,她们认为由于有共同宗教的纽带,哪怕是村里的农妇也和她们平等,而并不因自己的生活地位就不高贵。她们邀请这些人到她们家去聚会和吃饭,没有人因此评论她们,相反地,她们因基督式的仁爱而为人羡慕。^{[21](P448)}

在贵妇们看来,当一名基督徒是件崇高的事情,若互相蔑视则是大错特错了,尽管出身有差别,但她们的灵魂是相同的,盛行于基督徒间的爱心使她们互相帮助。前面所提及的许

太夫人甘弟大,怜爱体恤贫人之意,达到极点。她在住宅另开一小门,穷苦妇女索食求衣者可以随便进出,她亦可亲自给发,不必劳烦佣人。她常说:“贫乏教友皆我兄弟也。”^{[22](P64)}她在过寿日那天,将锦袍上银片与凤冠上珍珠一颗颗摘下来,送给贫苦百姓,更说明其在宗教环境内的慈爱之心,并无所谓的等级观念。

3. 对包办婚姻的抗争。旧时中国女子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会被父母做主嫁给某男,或寄养在男家(做童养媳),更有甚者,在尚未出生时就被指腹为婚,定下终身,不管以后丈夫健康与否。要想独身,除非是出家为尼或为死去的丈夫守节,否则绝无不嫁之理。即使成婚后,男子还可以随意休妻,女子无丝毫反抗之力。而一些听从了基督教教义的女子却敢于做出惊世骇俗之举,立誓守贞奉主,坚决不嫁。“安徽休宁金声的女儿道炤,年十七,当适楚抚唐晖之孙,已治昏,忽得女书,请从父清修,不嫁。子弟皆变色,然女果以童贞入道。”^{[23](P64)}

当时传教士还专为守贞少女设立贞女会,让有德行之寡妇负责,说明那时不嫁少女人数还不少。福建巡抚周学健曾上书乾隆皇帝,说“初供入教男妇仅三四百人,隔别究训实有二千余人,守童贞女有二百余口”,^[24]足见已对地方社会产生一定冲击,才让为官者恐慌,上书请求皇帝禁教。这些女子用行动来反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旧礼教,有了自己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第一次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参与社会活动。信教后,一些妇女一改以往“足不出户”的生活,到礼拜日亦能参与集会。

信教妇女以男人为榜样也建立了她们的团体,所从事的活动也和男子团体大致相同。在北京约有八百名妇女,分别在城市的各个地区聚集,她们互相学习如何尽最大的力量教育和争取她们的同胞投入上帝的怀抱。^{[25](P234)}

而且,贞女会有意识地让信教妇女去探视病人,去对尚未信教的亲属和女邻居进行基督教教育。许太夫人甘弟大更是如此,除将传教书籍赠送给一切相识来往的妇女,使之阅读外,还在家中常供养几个妇女,外间遇有病人,便叫她

们出去 施药服事。

甘弟大知道, 忏悔对少女们是一大难题, 她于是让她的女儿们习惯于向神父们致意并与他们亲密交往。她也在家中聚集了某些忠诚的女子, 训练她们去探视病人, 教她们学习信仰, 并请神父们前来为她们敷病者的圣油。^[26]
(P115)

这些行动在当时无疑对妇女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起到了推动作用, 改变了她们以往“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的单调生活, 使其能了解一些外面的世界。而她们能使所谓的正统士大夫们万分恐慌, 也可称得上是对桎梏其人身自由的旧礼教的公然反叛。但可惜的是, 她们的人数毕竟还很少, 且当时的传教士还不能通过办

报纸、兴教育等方式来扩大宣传, 所以波及面较窄, 只能在局部范围内产生影响。不过, 尽管这样, 她们也为以后新思潮涌入时, 妇女大胆追求自我价值, 寻求自我解放拉开了一个序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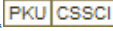
上述四点说明, 明清间基督教的传入对中国女性社会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但这只是局限在宗教观念和宗教活动范围内对中国封建礼俗的某些违逆和冲撞, 而谈不上妇女思想的解放。西方传教士来华的真正目的是要在中国传播天主教, 并利用宗教为本国政府服务, 根本不可能与中国的封建思想和制度对立。对信教中国妇女而言, 在她们摆脱某些针对妇女的封建礼俗桎梏的同时, 却又被套上了另一种宗教神权的枷锁。

[参考文献]

- [1]曾德昭著, 何高济译. 大中国志[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
- [2]印光任, 张汝霖. 澳门纪略(下卷) 澳藩篇[A]. 续修四库全书[C].
- [3]顾裕禄. 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 [4]朱静编译. 洋教士看中国朝廷[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
- [5][25]杜赫德, 郑德文等.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一卷)[M]. 大象出版社, 2001.
- [6]钟始声. 天学再徵[A]. 天主教东传文献续编. 辟邪集[C]. 台湾学生书局, 1965.
- [7]徐昌治. 圣朝破邪集(卷二)(卷三)[C]. 安正乙卯冬翻刻.
- [8]徐昌治. 圣朝破邪集(卷三)[C].
- [9]魏特. 汤若望传[Z]. 台湾: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0.
- [10]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11]古洛东. 圣教入川记[Z].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 [12]柏应理著, 徐允希译. 一位中国奉教太太许母徐太夫人事略[M]. 上海: 上海山湾印行, 1938.
- [13]杜赫德, 郑德第译.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二卷)[C]. 大象出版社, 2001.
- [14]罗纳德·L·约翰斯通著, 尹今黎, 张蕾译. 社会中的宗教[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 [15]费赖之著, 冯承钧译.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上)[C]. 北京: 中华书局, 1995.
- [16]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
- [17]雍正 10 年 7 月 2 日, 广州巡抚鄂弥达奏折[A]. 第一历史档案馆, 澳门基金会, 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合编.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 [18]孟得斯鸠著, 张雁深译. 论法的精神(上)[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1.
- [19]陈垣. 浙西李之藻传[A]. 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20][22]古洛东. 圣教入川记[Z].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 [21]利玛窦, 金尼阁著, 何高济等译. 利玛窦中国札记(下)[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23]陈垣. 休宁金声传[A]. 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24]乾隆 11 年 5 月 28 日, 福建巡抚周学健奏折[Z].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第 294 卷)[Z]. 历史档案, 1999 (2).
- [26]沙百里著, 耿昇、郑德第译. 中国基督徒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责任编辑: 伊鸣

明末清初传教士对妇女的宣教

作者: [周萍萍](#)
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93](#)
刊名: [妇女研究论丛](#) 
英文刊名: [COLLECTION OF WOMEN'S STUDIES](#)
年, 卷(期): 2002, ""(6)
被引用次数: 1次

参考文献(24条)

1. [曾德昭](#). [何高济](#) [大中国志](#) 1998
2. [印光任](#). [张汝霖](#) [澳门纪略](#)
3. [顾裕禄](#) [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 1989
4. [朱静](#) [洋教士看中国朝廷](#) 1995
5. [杜赫德](#). [郑德文](#)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2001
6. [钟始声](#) [天学再微](#) 1965
7. [徐昌治](#) [圣朝破邪集](#)
8. [徐昌治](#) [圣朝破邪集](#)
9. [魏特](#) [汤若望传](#) 1960
10. [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 1988
11. [古洛东](#) [圣教入川记](#) 1981
12. [柏应理](#). [徐允希](#) [一位中国奉教太太许母徐太夫人事略](#) 1938
13. [杜赫德](#). [郑德第](#)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2001
14. [罗纳德·L·约翰斯通](#). [尹今黎](#). [张蕾](#) [社会中的宗教](#) 1991
15. [费赖之](#). [冯承钧](#)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 1995
16. [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下\)](#)
17. [雍正10年7月2日, 广州巡抚鄂弥达奏折](#) 1999
18. [孟得斯鸠](#). [张雁深](#) [论法的精神](#) 1961
19. [陈垣](#) [浙西李之藻传](#) 1980
20. [古洛东](#) [圣教入川记](#) 1981
21. [利玛窦](#). [金尼阁](#). [何高济](#) [利玛窦中国札记](#) 1983
22. [陈垣](#) [休宁金声传](#) 1980
23. [乾隆11年5月28日, 福建巡抚周学健奏折](#) 1999(02)
24. [沙百里](#). [耿异](#). [郑德第](#) [中国基督徒史](#) 1998

引证文献(1条)

1. [周萍萍](#). [刘鼎寅](#) [明清之际的天主教女信徒研究](#)[期刊论文]-[云南社会科学](#) 2008(3)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fnyjlc200206005.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a9f3ca49-396e-4629-8c75-9e4d00970058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